

## ※書目文獻※

# 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

楊正顯 \*

## 一、前 言

長久以來，學界對明代大儒王陽明佚詩文的收集工作，一直持續不斷，日本學者不但從對陽明文集版本的對勘中，輯出不少佚詩文及公移，更親自訪查陽明過化之地，也收集有關陽明的相關資料，而這為過去只能透過《王文成公全書》來理解陽明的入徑，開拓了更廣闊的視野。近年以來，隨著中國的開放改革，經濟發展，在以往藏之於家或是圖書館中的明人文集，透過《續修》、《存目》、《禁毀》、《未收》、《補編》等叢書的出版，也因此能為大眾所見；而這些資料中，有相當多陽明未被發現的佚詩文。已有些學者如陳來、吳震、錢明等，紛紛將其平日蒐集到的詩文資料，整理校釋，發表於世；這對於陽明學的研究，可謂貢獻卓著。筆者由於在從事對「王學興起」過程的研究中，翻閱了一些地方志及明人文集，也發現為數不少的陽明佚詩文，隨手輯錄，加以簡釋，冀望在受到學界的幫助後，能夠有一小小的回報。

本文內容分成兩個部分，一是現今學界從未發現的佚詩文，其中又分有年代可查考及無法確定年代者；二是針對學界已發現<sup>1</sup>、但未有確定年代的佚詩文，做補充說明，以求能更進一步理解其意義。最後要說明的是：筆者將已有年代可考之佚詩文，按照年代順序來排列，故不論其文體；而無確定年代之佚詩文則匯集一處。由於筆者學力有限，考證不周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

\* 楊正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sup>1</sup> 此類詩文之發現乃前輩學者之功，不敢掠美，將以「※」來註記，以資識別。本文於 2008 年 5 月 29 日審查通過。

## 二、詩文輯佚

### 1. 〈從海日公授徒資聖寺登杏花樓賦〉<sup>2</sup>（成化十七年之前）

東風日日杏花開，春雪多情故換胎。素質翻疑同苦李，淡粧新解學寒梅。

心成鐵石還誰賦，凍合青枝亦任猜。迷卻晚來沽酒處，午橋真訝灞橋迴。

此詩是陽明早年從其父王華出外教書，寓居海鹽時所作<sup>3</sup>，由於《年譜》說陽明早年皆居住在越，此說法值得商榷，如《德清縣志》云：「錦香亭，在大麻村向陽里。明王守仁讀書處，其父華嘗館於此，後人築亭其上。」<sup>4</sup>這說明陽明早年曾跟隨其父館於各地。而王華中成化十七年進士，故陽明要從其父授徒資聖寺，勢必在十七年之前才是，故此詩暫訂作於成化十七年之前。另外，陽明有一佚詩〈寓資聖僧房〉<sup>5</sup>，詩中有云：「一年幾度頻留此，他日重來是故鄉。」可見陽明對於此地是熟悉不過的。

### 2. 〈御帳坪〉<sup>6</sup>（弘治十七年）

<sup>2</sup> [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方域・寺觀〉，《海鹽縣圖經》（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3，頁256；又：「寺在海鹽治西五十步，本晉右將軍戴威宅，井中發五色光，捨為寺，海中行舟，望此塔為標的，中有杏花樓云。」見〔清〕沈季友編：《構李詩繫》卷40，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75冊，頁930。

<sup>3</sup> 「王守仁幼從海日公授徒資聖寺」前同註；又王華未中第之前，曾以教書為業，如《縣志》云：「王華，字海日，餘姚人，教授餘杭十餘年，後狀元及第。」見〔清〕張吉安修，朱文藻等纂：〈寓賢〉，《餘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28，頁419。又《道光婺志粹》記云：「華，字德輝，餘姚人，仕至吏部尚書，守仁父也。……先生微時，為塾師於東陽葉家，有〈小桃源詩〉諸作，後以訪舊至，為昭仁許氏作〈四傳堂記〉。」見〔清〕盧標纂：〈寓賢志〉，《道光婺志粹》（上海：中國書店，1993年），卷9，頁630。

<sup>4</sup> [清]吳齋皋等修，程森纂：〈雜志・堂宅園亭故址〉，《德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13，頁811。

<sup>5</sup> 此詩已收錄在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浙江學刊》，2002年第6期，頁79。又此詩應作於陽明獻俘南都，道經錢塘，於杭州將宸濠交付張永之後，即稱病西湖淨慈寺之時，直至十一月才返回江西，故時間為正德十四年九月至十一月間。

<sup>6</sup> [明]陸鉞等纂修：〈古蹟〉，《山東通志》卷22，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52冊，頁8；又：「御帳坪，在泰山半。宋真宗封禪駐此。」同前書。

危構雲烟上，憑高一望空。斷碑存漢字，老樹襲秦封。  
路入天衢畔，身當宇宙中。短詩殊草草，聊以記吾蹤。

### 3.〈晚到灤泉次趙松雪韻〉<sup>7</sup>（弘治十七年八月吉旦）

灤源特起根虛無，下有鰲窟連蓬壺。絕喜坤靈能爾幻，却愁地脈還時枯。  
驚湍怒湧噴石竇，流沫下瀉翻雲湖。月色照衣歸獨晚，溪邊瘦影伴人孤。

詩名為筆者所擬。二詩是陽明於弘治十七年秋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字君美，浙江鄞縣人）之邀，主試山東鄉試時所作。《全集》有〈登泰山〉詩五首，而《泰山志》中亦有陳琳〈和王陽明御帳壁間韻〉<sup>8</sup>詩一首，足證前詩之存。後詩存在一方石刻之內，石刻內另有陳鎬之詩，末云「弘治甲子八月吉旦題」，而陳鎬（字宗之，號矩庵）<sup>9</sup>時為山東提學副使，陽明〈山東鄉試錄序〉中曾提及此人。趙松雪為元代趙孟頫（字子昂，自號松雪道人，1254-1322），於此地有〈趵突泉〉詩<sup>10</sup>。

### 4.〈移居勝果寺〉<sup>11</sup>（正德二年）

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聞潮早，江空得月多。  
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 5.〈御教場〉<sup>12</sup>（正德二年）

絕頂秋深荒草平，昔人曾此試傾城。干戈銷盡名空在，日夜無窮潮自生。

<sup>7</sup> 見徐家茂等輯，〈趵突泉現存石刻〉，收錄在〔清〕任弘遠撰，劉澤生、喬岳校注：《趵突泉志校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年），頁263。

<sup>8</sup> 〔明〕汪子卿：〈登覽〉，《泰山志》（濟南：泰山出版社，2005年），卷3，頁153。

<sup>9</sup> 傳云：「由郎中為山東提學副使，公廉詳慎，成就學者甚多，齊、魯之間，言衡文者，必首稱焉！」見〔清〕莫祥芝、甘紹盤同修，汪士鐸等纂：〈鄉賢〉，《上江兩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22，頁525-526。

<sup>10</sup> 「灤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湧出白玉壺，谷虛久恐元氣泄，歲旱不愁東海枯；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陸武等纂修：〈山川上〉，《山東通志》卷5，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2冊，頁336。

<sup>11</sup> 見〔明〕吳之鯨：〈城外南山分脈〉，《武林梵志》卷2，收入《大藏經補編》（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年），第29冊，頁499。

<sup>12</sup> 〔清〕釋超乾：〈場〉，《聖果寺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頁10。

巖口閒雲揚殺氣，路邊疎樹列殘兵。山僧似與人同興，相趁攀蘿認舊營。  
後首詩名為筆者所擬。此二詩皆收錄《聖果寺志》中，而《全集》本亦存有〈移居勝果寺〉詩二首，故可知此二詩應作於同時，時間為正德二年。

### 6. 〈告終辭〉<sup>13</sup>（正德二年）

皇天茫茫，降殃之無憑兮，宵莫知其所自。予誠何絕於幽明兮，羌無門而生訴。臣得罪於君兮，無所逃於天地。固黨人之為此兮，予將致命而遂志。委身而事主兮，夫焉吾之可有。徇聲色以求容兮，非前修之所守。吾豈不知真道之殞軀兮，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朝夕兮，孰顛沛而有忘。上穹林之杳杳兮，下深谷之冥冥。白刃奚相向兮，盼予視若飄風。內精神以淵靜兮，神氣泊而沖容。固神明之有志兮，起壯士於蒙茸。奮前持以相格兮，曰孰為事刃於貞忠。景冉冉以將夕兮，下釋予之頽宮。曰受命以相及兮，非故於予之為攻。不自盡以免予兮，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予誠愧於明哲保身兮，豈效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兮，固將遡江濤而長征。已矣乎！疇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兮，忽二併來予覲。曰予伍君三閭之僕兮，跼陳辭而加壁。啓緘書若有覩兮，恍神交於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兮，子奚不來遊於溟海。鬱予懷之恍愴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命之從兮，孰君親而忍捐。嗚呼噫嘻！命苟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為常矣，予非死之為難也。沮陰壁之岑岑兮，猿猱若受予長條。虺結蟠於圯垣兮，山鬼弔於巖嗷。雲冥冥而晝晦兮，長風怒而江號。頽陽條其西匿兮，行將赴於江濤。嗚呼噫嘻！一死其何之兮，念層闈之重傷也。予死之奄然兮，傷吾親之長也。羌吾君之明聖兮，亦臣死之宜然。臣誠有憾於君兮，痛讒賊之諛便。構其辭以相說兮，變黑白而燠寒。假遊之竊辟兮，君言察彼之為殘。死而有知兮，逝將訴於帝庭。去讒而遠佞兮，何幽之不贊於明。昔高宗之在殷兮，賚良弼以中興。申甫生而屏翰兮，致周宣於康成。帝何以投讒於有北兮，焉能啓君之衷。揚列祖之鴻麻兮，永配天於無窮。臣死且不朽兮，隨江流而朝宗。嗚呼噫嘻！大化屈伸兮，升降飛揚。感神氣之風霆兮，溢予將反乎。帝鄉驂玉虬

<sup>13</sup> [明]楊儀：《高坡異纂》卷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七編》（臺北：新興書局，1988年），第4冊，頁2640-2642。

之蜿蜒兮，鳳凰翼而翱翔。從靈均與伍胥兮，彭咸御而相將。經申徒之故宅兮，歷重華之涉方。降大壑之茫茫兮，登裂缺而憩予。懷故都之無時兮，振長風而遠去。已矣乎！上爲列星兮，下爲江河。山岳興雲兮，雨澤滂沱。風霆流形兮，品物咸和。固正氣之所存兮，豈邪穢而同科。將予騎箕尾而從傅說兮，凌日月之巍峩。啓帝闕而簸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顚知罔知兮，姿狂愚以冥行。悔中道而改轍兮，亦悵悵其焉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予馬而遙征。搜荊其獨往兮，忘予力之不忍。天之喪斯文兮，不畀予於有聞。矢此心之無諼兮，斃予將求於孔之門。嗚呼！已矣乎！復奚言，予耳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雍以穆，反乎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此〈告終辭〉乃陽明貶謫時，寓居於杭州勝果寺，被劉瑾所派之人脅迫入海，在投江之前所作之辭。陽明在此辭之前，亦作有二詩，已收錄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sup>14</sup>中。由於錢明所用的史料為《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其書以「文長不錄」，可知當時確有此作，而見於楊儀《高坡異纂》之中，且關於陽明遇害過程的描述相當完整，並且說到此事發生時間為「正德丁卯仲秋」。

### 7. ※〈聖壽教寺壁間詩〉<sup>15</sup>（正德二年）

（聖壽教寺）……明正德年，王陽明先生謫龍場，過蘭，寓大雲山寺幾半月，題詩在壁云：「蘭谿山水地，卜築趁雲岑。況復經行日，方多避地心。潭沈秋色靜，山晚市煙深。更有楓山老，時堪杖履尋。」後僧方叔知之，追至蘭陰山，復以軸乞題。其壁間詩爲鄭□所得，軸詩後爲吳孺子持去。

詩名為筆者所擬。此詩已收錄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sup>16</sup>中，但由於所引用的史料不同，故未能看出此作的前因後果及時間。從詩前序言可知，傳言陽明投江入海，泛海至福建武夷山一事，大有問題<sup>17</sup>。比較可能的是陽明投江之後，順著

<sup>14</sup> 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頁 74-75。

<sup>15</sup> [明]徐用檢修：〈寺觀〉，《蘭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卷 6，頁 571。

<sup>16</sup> 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頁 79。

<sup>17</sup> 吳國倫〈龍場驛壁間見王伯安先生遺筆追嘆感詩〉：「……相傳浮海事，不及問斯人。」而此詩後有跋云：「門人為先生著《年譜》，頗飾浮海之異，心竊疑之，故云。」見〔清〕周作楫修，蕭琯等纂：〈文徵十四〉，《道光貴陽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餘編卷 14，頁 211。

錢塘江往上游而行，經過蘭谿縣、龍游縣、西安縣、江山縣，故一路上皆有題詩之事，而最後到達廣信府玉山縣，《全集》本內亦有〈玉山東嶽廟<sup>18</sup>遇舊識嚴星士〉一詩，更可證明陽明泛海至閩之事為假，故此詩應作於正德二年。

#### 8. ※〈舍利寺〉<sup>19</sup>（正德二年）

經行舍利寺，登眺畿徘徊。峽轉灘聲急，雨晴江霧開。

顛危知往事，飄泊長詩才。一段滄洲興，沙鷗莫浪猜。

晚涼庭院坐深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

風霜草木增詩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前詩已收錄在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sup>20</sup>，而後詩的內容則與《全集》本〈寄浮峰詩社〉一詩大致相同，但《龍游縣志》將兩詩並列，詩名相同。從此二詩中，可發現其相同之處，一是都強調「作詩」的態度，前詩的「飄泊長詩才」與後詩的「風霜草木增詩態」是互相呼應的。另外，前詩末句「一段滄洲興，沙鷗莫浪猜」與後詩末句「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皆表明歸隱之志，而這正是陽明在歷經貶謫、投江事後，一路逃亡的心情寫照，故此詩應作於正德二年。

#### 9. 〈龍岡漫興〉<sup>21</sup>（正德三年）

子規畫啼蠻日荒，柴扉寂寂春茫茫。北山之薇應笑汝，汝胡局促淹他方。

絲鳳葳蕤凌紫蒼，予亦鼓棹還輿浪。只今已在由求下，顏閔高風安可望。

<sup>18</sup> 在廣信府玉山縣。〔清〕唐世徵等修，郭金臺等纂：〈正祀志〉，《玉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5，頁305-309：「東嶽行祠，在縣治南五都。……蓋天下東嶽行祠玉山為首稱，惟神最靈。每歲九月望日，閩、浙附近諸邑男婦老稚，朝謁獻香者，摩肩接踵，盈遏到途，音樂之聲，喧動天地，晝夜不絕。」又在此詩「鼓枻重來會有云」句後，有「時謫赴龍場」一語，見〔清〕武次韶等修纂：〈藝文志下〉，《玉山縣志》，卷31，頁1097。

<sup>19</sup> 余紹宋纂修：〈文徵六〉，《龍游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38，頁745；又：「舍利寺，在縣東三十二里，宋明道中建。」見〔明〕萬廷謙等纂修：〈祠祀〉，《龍游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3，頁40。

<sup>20</sup> 錢明：〈王陽明散佚詩匯編及考釋〉，頁78-79。

<sup>21</sup> 見〔明〕謝東山、張道纂修：〈藝文・詩類〉，《貴州通志》卷11，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第193冊，頁360。

10. 〈寓貴詩〉<sup>22</sup>（正德三年）

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

11. 〈宿谷里〉<sup>23</sup>（正德三年）

石門風高千樹愁，白霧猛觸群峰流。有客驅馳暮未休，山寒五月仍披裘。  
餓烏拉沓搶驛樓，迎人山鬼聲啾啾。殘月炯炯明吳鈞，竹床無眠起自謳。

12. 〈飯金鷄驛〉<sup>24</sup>（正德三年）

金鷄山頭金鷄驛，空庭荒草平如席。瘴雨蠻雲天杳杳，莫恤金鷄不知曉。  
問君遠遊將抵爲，脫粟之飯甘如飴。

13. 〈涵碧潭〉<sup>25</sup>

岩寺逢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

14. 〈謁武侯祠〉<sup>26</sup>（正德三年）

殊方通道是誰功，漢相威靈望眼中。八□風雲布時雨，七擒牛馬壯秋風。  
豆籩遠壘溪蘋綠，燈火幽祠夕照紅。千載孤負獨凜烈，口碑時聽蜀山翁。

15. 〈龍泉石徑〉<sup>27</sup>（正德三年）

水花如練落長松，雪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仙人一去石樓空。  
徒聞鵠駕橫秋夕，漫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sup>22</sup> 見〔明〕王丰賢、許一德纂修：〈風俗・入學〉，《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卷3，頁62。

<sup>23</sup> 王丰賢、許一德纂修：〈藝文志・詩類〉，同前註，卷24，頁610。

<sup>24</sup> 同前註。

<sup>25</sup> 王丰賢、許一德纂修：〈山川〉，同前註，卷3，頁60。又：「涵碧潭，武侯祠前，即南明河之流匯而為潭。」同前書。

<sup>26</sup> 王丰賢、許一德纂修：〈藝文志・詩類〉，同前註，卷24，頁619。

<sup>27</sup> 〔清〕靖道謨等撰：〈藝文・詩〉，《貴州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卷45，頁925。

16. 〈給書諸學〉<sup>28</sup>（正德四年）

汗牛誰著五車書，累牘能逝一掬餘。欲使身心還道體，莫將口耳任筌魚。

乾坤竹帙堪尋玩，風月山窓任卷舒。誨爾貴陽諸士子，流光冉冉勿躊躇。

〈涵碧潭〉詩名為筆者所擬。又《全集》本收有〈龍岡漫興〉詩五首，但此詩則與《全集》所收之第五首不同；而以上八首詩，皆作於陽明居貴州龍場驛時期。

17. 〈重修廬陵縣治〉<sup>29</sup>（正德五年十月）

廬陵縣治圮，知縣王守仁葺而新之。六月丙申，興儀門；七月，成兩廊，作監於門右，翼廡於門左；九月，拓大門之外為東西垣，而屏其南，遂飭戒石亭及旌善申明亭後。堂之後，易民居而闢其隘，其諸瓦甕墉棟之殘剝傾落者，治之則已。十月乙酉，工畢，志戒石之陰，以告來者，庶修敝補隙，無改作之勞。

文名為筆者所擬。《廬陵縣志》云：「正德五年庚午，縣署圮，知縣王守仁修葺，易民地，廣大門以外東西列垣，南設大坊，自記其事於戒石。」<sup>30</sup>又文中云：「十月乙酉，工畢，志戒石之陰，以告來者，庶修敝補隙，無改作之勞。」可知此文作於正德五年十月間。

18. 〈曹林庵〉<sup>31</sup>（正德七年十二月—八年二月間）

好山兼在水雲間，如此湖須如此山。勝有卜居陽羨興，此身爭是未能閒。

19. 〈覺苑寺〉<sup>32</sup>（正德七年十二月—八年二月間）

獨寺澄江濱，雙刹青漢表。攬衣試登陟，深林宿驚鳥。

<sup>28</sup> 王丰賢、許一德纂修：〈藝文志・詩類〉，《貴州通志》，卷 24，頁 619。

<sup>29</sup> [清]平觀瀾等修，黃有恒等纂：〈建置・官廨〉，《廬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卷 7，頁 597-598。

<sup>30</sup> 同前註，頁 597。

<sup>31</sup> [明]林策編，魏堂續增：〈雜志・寺庵〉，《蕭山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卷 6，頁 420。「曹林庵，在湘湖，南宋咸淳中建」同前書。

<sup>32</sup> 彭延慶等修，張宗海等續修，楊士龍續纂：〈建置門・寺觀〉，《蕭山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卷 8，頁 676；又：「覺苑寺，在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同前書，頁 670。

老僧邱壑癯，古顏冰雪好。霏霏出幽談，落落見孤抱。

雨霽江氣收，天虛月色皓。夜靜臥禪關，吾筆夢生草。

以上二詩皆收入《蕭山縣志》中，《全集》本有〈獅子山〉一詩，亦收在《蕭山縣志》<sup>33</sup>中，並將其時間定在陽明任南京太僕寺卿之時，又《年譜》云：「（正德七年）十二月，升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八年）二月，至越。」而蕭山縣即在往餘姚的路上，故可知此二詩作於正德七年十二月至八年二月間。

#### 20. 〈春草先生像讚〉<sup>34</sup>（正德八年五月—十月）

緬想先生每心折，論其文章并氣節。羣芳有萎君不朽，削盡鉛華無銷歇。

「春草先生」為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陽明此詩收入《春草齋集》附錄中，附錄中還有多首以〈春草先生像讚〉為名之詩，作者皆為名公巨卿，如方孝孺、羅倫、商輶、楊子器、張時徹等，由此可見，陽明此詩應作於慈谿地區祭祀烏斯道的祠廟之中，時間應是任太僕寺卿歸越之時，《年譜》云：「（正德八年）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游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慈谿古地名），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故兩詩應作於正德八年五月至十月間，因為十月陽明即往滁州赴任。

#### 21. 〈與姚瑛〉<sup>35</sup>（正德八年）

滁陽姚老將，有古孝廉風。流俗無知者，藏身隱市中。

詩名為筆者所擬。《滁陽志》云：「姚瑛，指揮同知。少凝重，不苟言笑。歷諸委，俱有聲；尋佩印，不苟一介取予。已領漕，當道知其賢，欲大用，以母老辭休。日

<sup>33</sup> 詩名為〈登獅子山〉，見彭延慶等修，張宗海等續修，楊士龍續纂：〈藝文・詩文鈔一〉，同前註，卷 32，頁 2292。

<sup>34</sup> 見〔明〕烏斯道：《春草齋集・附錄》，收錄在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5 年），頁 169。

<sup>35</sup> 〔明〕李之茂等纂修：〈列傳・武功〉，《滁陽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卷 12，頁 709-710。

杜門與弟友，稱觴食飲自娛。陽明先生為太僕，聞嘉之，贈詩曰：『……』，以壽終。」<sup>36</sup>

## 22. 〈寄汪仁峰一〉<sup>37</sup>（正德十年）

仰德滋久，末由奉狀。首春令弟節夫往，又適以事不果，竟為長者所先，拜幣之辱，已極惶悚！長箋開喻，推引過分，鄙劣益有所不敢當也。中間敘述學要，究極末流之弊，可謂明白痛快，無復容贅。執事平日之學，從可知矣！未獲面承，受教已博，何幸！何幸！不有洪鐘，豈息瓦缶，發蒙警瞶，以倡絕學，使善類得有所附麗，非吾仁峰，孰與任之。珍重！珍重！所須鄙作，深懼無益之談，不足以求正有道，方欲歸圖，異時草鞋竹杖，直造精廬，冀有以面請，願且徐之，如何？暮夜拾楮未悉，然鄙懷節夫當能道，伏惟照察，陽明生王守仁頓首拜。

信名為筆者所擬。此文應作於陽明任官於南京之時，信中說到：「首春令弟節夫往，又適以事不果，竟為長者所先，拜幣之辱，已極惶悚！長箋開喻，推引過分，鄙劣益有所不敢當也。」陽明亦有〈與汪節夫書〉，而汪循（字進之，號仁峰，休寧人，1452-1519）有〈與王鴻臚〉的信，信中曾說到：「族弟尚和歸自南都，備道執事所以教誨之至，獎掖之勤，直以斯道為必可行，真以聖賢為必可學。」<sup>38</sup> 汪尚和（號紫峯），《新安名族志》云：「（汪）恒之子……曰尚和，號紫峯，銳意聖學，師友王陽明、謝木齋、章楓山、湛甘泉、呂涇野，嘗創柳溪書院，著有《紫陽道脈錄》、《家訓》八篇、《蓄德錄》、《師友格言》、《存忍錄》、《新安藝文志》、《汪氏足徵錄》。」<sup>39</sup> 陽明亦有〈題歲寒亭贈汪尚和〉詩。又信中云「首春令弟節夫往」，考《年譜》中所載，陽明於正德九年四月升鴻臚寺卿，五月才至南京，故此信應作於隔年首春之後，所以應作於正德十年。

<sup>36</sup> 同前註。

<sup>37</sup> 收錄在〔明〕汪循：〈外集・書〉，《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7冊，頁596。

<sup>38</sup> 同前註，頁236。

<sup>39</sup> 〔明〕戴廷明、程尚寬等撰：〈前卷〉，《新安名族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217-218。

23. ※〈長汀道中□□詩〉<sup>40</sup>（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夜宿行臺，用韻于壁，時正德丁丑三月十三日陽明山人王守仁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

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鐘山（慚愧湖邊<sup>41</sup>）舊草堂。

此詩《全集》本已有，但詩名為〈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與此詩前序所言之時間不同；又詩最後一句與《上杭縣志》所載有異。

24. 〈遊陰那山〉<sup>42</sup>（正德十二年二月後）

路入叢林境，盤旋五指顛。奇峰青卓玉，古石碧鋪泉。

吾自中庸客，閒過隱怪阡。菩提何所樹，盤涅是其偏。

輪迴非曰釋，寂滅豈云禪。有倡知誰解，無聲合自然。

風幡自不定，予亦坐忘言。

《潮州府志》云：「王守仁……正德間，征漳寇，至石窟，愛陰那山之勝，微行至靈光寺。」<sup>43</sup>故此詩應作於蕩平漳寇之後，也就是正德十二年二月之後。詩中談到的佛教部分，則是陽明因覽景物之殊，有感而發的，《潮州府志》云：「陰那山，上有千年柏，山下有湖，景物奇異，人謂之『小洞天』。昔唐僧了拳修煉於此，趺坐而化，麓建寺以祀之。」<sup>44</sup>

<sup>40</sup> [明]邵有道修，何雲等編：〈詞翰〉，《汀州府志》卷17，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40冊，頁346。

<sup>41</sup> 此句有異，見〔清〕蔣廷銓纂修：〈藝文下〉，《上杭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卷10，頁839。

<sup>42</sup> [清]吳穎纂修：〈古今文章部〉，《潮州府志》卷11，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44冊，頁1136；「陰那山，在縣東南八十里，五峯峭拔，形如掌指，其絕處則南望海陽，北望程鄉，東南大埔百里之內，群山皆小，唐僧了拳學禪於此，後趺坐而化」。見〔明〕戴璟、張岳等纂修：〈山川〉，《廣東通志》卷2，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9冊，頁33。

<sup>43</sup> 吳穎纂修：〈人物部·流寓〉，《潮州府志》卷6，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44冊，頁1067。

<sup>44</sup> [明]郭春震纂修：〈地理志〉，《潮州府志》卷1，同前註，頁741。

25. ※〈憫雨詞〉<sup>45</sup>（正德十二年）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經月不雨兮，川且無波。經月不雨兮，民已大病。再月不雨兮，民且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巡撫失職兮，罪在予身。嗚呼！盜賊兮爲民太屯。或怒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無遷怒。勃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此文與《全集》之〈祈雨辭〉內容大致相同，但文意較佳。《會昌縣志》云：「都察院行臺，在縣治東。……按：都察院內舊有王文成公守仁大書〈憫雨詞〉于屏。」<sup>46</sup>

26. ※〈時雨堂記〉<sup>47</sup>（正德十二年四月）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逮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民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謂將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鶩，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效力，去其蠭蜮，惟乃有司，實耨穡之，庶克有秋。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遂謁文公祠于水南，覽七峰之勝槩，歸志于行臺之壁，賦詩志喜焉！

此文分別見於《全集》本〈時雨堂記〉與〈書察院行臺壁〉二文中，但與之相較，則此文文意及敘述都較為完整。時雨堂在察院行臺內，《上杭縣志》云：「察院行臺，在縣東北，舊為射圃。……正德十四年，南贛巡撫王守仁征漳寇，駐節於此，遇旱而雨，因改清風亭為時雨堂。」<sup>48</sup>

<sup>45</sup> [清]劉長景修，陳良棟、王驥纂：〈公署〉，《會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8，頁176-177。

<sup>46</sup> 同前註。

<sup>47</sup> 蔣廷銓纂修：〈藝文上〉，《上杭縣志》卷10，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30冊，頁702-703。

<sup>48</sup> 蔣廷銓纂修：〈建置志・公署〉，《上杭縣志》卷2，同前註，頁158。

27. 〈東山寺謝雨文〉<sup>49</sup>（正德十二年四月）

邇者自閩旋師，道經瑞金，以旱魃之爲災，農不獲種，輒乞靈于大和尚，期以七日內，必降大雨，以蘇民困。行至雩都而雨作，計期尚在七日之內，大和尚亦庶幾有靈矣！敬遣瑞金縣署印主簿孫鑑，具香燭果餅，代致謝意，惟默垂鑒佑，以陰驚瑞金之民。

《瑞金縣志》云：「淨眾寺，在縣東北二里，又名東山，唐天祐中建。正德丁丑旱，適提督王都御史守仁至，父老為文，命有司致祭。」<sup>50</sup> 陽明平汀漳，於正德十二年四月班師，故文中說到「自閩旋師」，可知此文作於四月之後。

28. 〈告文〉<sup>51</sup>（正德十二年五月）

維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五月乙亥，越五日己卯，欽差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昭告于會昌縣受封賴公之神，為會昌民田禾旱枯，禱告靈神，普降時雨。至雩都，果三日之內而大雨，賴神可謂靈矣！敬遣會昌縣知縣林信，具香帛牲醴，代設謝之，誠神其昭格，永終神惠，以陰驚會昌之民。謹告。

《會昌縣志》云：「賴公祠，俗呼賴公為福主，呼祠為老廟，『靈祠翠竹』即湘江八景之一也，在邑西富尾南。明成化己卯，知縣梁潛建。王虔撫守仁班師上杭，適大旱，道經祠，禱，遂大雨，親為告文，遣知縣林信代謝。崇禎，知縣譚心學重刊告詞，懸于座前，今仍存。」<sup>52</sup>

29. 〈與國聲〉<sup>53</sup>（正德十二年十一月）

<sup>49</sup> [明]林有年纂修，趙勳校正：〈文章類·序記〉，《瑞金縣志》卷7，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2冊，頁647-648；此文又名〈祭淨眾寺和尚文〉見〔清〕張國英重修，陳芳等纂：〈藝文志·元明文〉，《瑞金縣志》（臺北：江西省瑞金縣同鄉會，1990年），卷10，頁340。

<sup>50</sup> 張國英重修，陳芳等纂：〈雜志類·寺觀〉，《瑞金縣志》，卷8，頁655。

<sup>51</sup> [清]戴體仁等修，吳湘皋等纂：〈祠廟〉，《會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4，頁361-362。

<sup>52</sup> 同前註，頁360。

<sup>53</sup> [明]秦金：〈啟劄〉，《安楚錄》卷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3冊，頁451。

昨者貴省土兵以郴、桂不靖之故，千里遠涉，生與有地方之責，而不獲少致慰勞之意，缺然若有歉焉！故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輸此心焉爾！乃蒙厚賜遠頒，并及從征官屬，登拜之餘，感媿何已！喜聞大兵之出，所向克捷，渠魁授首，黨類無遺，茲實地方之慶，生亦自此得免於覆餗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後，敬當專人往謝，并申賀。私使還，冗中草草，先布下悃，伏惟尊照。不具。

此信名為筆者所擬。《明史》：「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郴州、桂陽猺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功增俸一級，廕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sup>54</sup>又《明通鑑》云：「（正德十二年十月）是月，王守仁討橫水、左溪。……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龔福全，禽斬千人。」<sup>55</sup>又陽明有〈犒賞湖廣官兵〉<sup>56</sup>一文，時間是十月十五日，故此信應寫於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間。又秦金與王陽明早年皆曾以詩相唱和，李夢陽曾云：「『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郴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眾不敘。」<sup>57</sup>

### 30. 〈聞許杞山攜友去田雪上〉<sup>58</sup>（正德十二年五月後）

見說相攜雪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畲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尚輕。  
雨後湖舠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間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渡兵。

<sup>54</sup> [清]張廷玉等：〈列傳第八十二〉，《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94，頁5142-5143。

<sup>55</sup> [清]夏燮編著：〈紀四十七〉，《明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卷47，頁1755-1756。

<sup>56</sup> 收錄在〔日〕永富青地：〈附錄三・「王陽明全集」補遺〉，《王守仁著作の文獻學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頁564-565。

<sup>57</sup> [明]李夢陽：〈朝正倡和詩跋〉，《空同集》卷59，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2冊，頁543-544。

<sup>58</sup> [清]許三禮修：〈藝文志上・詩〉，《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3，頁1392。

許杞山即許相卿(1479-1557)，《海鹽縣圖經》云：「許相卿，字台仲，本海寧靈泉里人。……從陽明子講學，又與關中孫一元、吳下文徵明諸公言詩，聚書萬卷讀之，不屑以進取為念。」<sup>59</sup>又《年譜》云：「(正德十二年五月)是月聞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陽明)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為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故此詩應作於正德十二年五月之後。

### 31.〈寄楊廷和書〉<sup>60</sup>(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後)

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為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當其權之未得也，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太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造有關文羣臣，雖劉基之智、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諮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成祖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訛，表能於誠，顯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故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狎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故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

<sup>59</sup> 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人物·流寓〉，《海鹽縣圖經》，卷14，頁1179。

<sup>60</sup> [明]張萱：〈宰相上〉，《西園聞見錄》(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8年)，卷26，頁2452-2454。

治耶？

楊廷和(1459-1529)，字介夫，別號石齋，新都人。信中說到「明公進秉機密」，可見當時楊廷和以大學士入內閣，而楊氏入內閣之時有二，一是正德二年十月至十年三月，之後丁憂在家。一是服闋後復職，時間從正德十二年十一月，直至嘉靖三年二月致仕。信中又說到「正德中，逆瑾竊政」之事，故此信應作於楊廷和服闋之後、復職之時，即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之後，當時陽明正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32.〈駐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奇絕繙縕不能去因扁以陽明小洞天之號兼留此作〉<sup>61</sup>  
其三（正德十三年）

處處人緣山上顛，夜深風雨不能前。山靈叢鬱休瞻日，雲樹瀰漫不見天。

猿叫二（一？）聲聳耳聽，龍泉三尺在腰懸。此行漫說多辛苦，也得隨時草上眠。

《全集》有〈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而收錄《龍南縣志》內的陽明詩也有三首，但此詩與《全集》本第三首不同。

33.〈蒙岡書屋銘〉<sup>62</sup> 為學益做（正德十三年四月後）

之子結屋，背山臨潭。山下出泉，易蒙是占。果行育德，聖功基焉！毋虧爾  
賓，毋淆爾源。戰戰兢兢，守茲格言。

《江西通志》云：「蒙岡山，在安福縣東里許，一名鳳山，又名秀峰，林木森茂，舊有明尚書王學益書屋，王守仁為之銘。」<sup>63</sup> 王學益，字虞卿，安福人，嘉靖八年進士，為陽明門生。《年譜》云：「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王學益……，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故此詩應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平寇之後。

<sup>61</sup> [清]閔士傑等修，王之驥等纂：〈藝文志・詩〉，《龍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2，頁712。

<sup>62</sup> [清]姚濬昌修，周立瀛等纂：〈藝文・雜著〉，《安福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8，頁1956。

<sup>63</sup> [清]謝旻等監修，陶成等編纂：〈山川三・吉安府〉，《江西通志》卷9，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3冊，頁316。

34. 〈批「移易風俗申文」〉<sup>64</sup>（正德十三年六月後）

〈申〉，足見知縣黃泗脩舉職業，留心教化，所申事理，悉照准擬施行，但政在宜俗，事貴近民，故良吏爲治，如醫用藥，必有斟酌調停之方，庶得潛移善變之道。申繳。

文名為筆者所擬。《興國縣志》云：「黃泗，福建福清人。……正德中，由鄉舉知縣事。……時王文成公守仁方撫虔，判其牒而深嘉之。」<sup>65</sup>又陽明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正德十三年六月，故此批示應在此後。

35. 〈祭甯都知縣王君文〉<sup>66</sup>（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後）

嗚呼痛哉！公何逝之速耶？公令甯都，宸濠之役，公與我謀，謂賊必擒、事必成，到今日果如公籌。我之視公如手如足，我之實大聲宏，皆公之貺。胡天不愍，疾罹沈疴，旅餞漂漂，我心如剜。嗚呼痛哉！雖然，我今鳴汝大功於朝，汝將爲不朽人矣！復何憾哉！何憾哉！

王君為王天與（字性之，號東郭，1475-1519），《全集》中有〈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一文，據〈傳略〉云：「得疾沒于南昌，時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也。」<sup>67</sup>而陽明親為文以祭之<sup>68</sup>，故此文應作於其後。

36. ※〈贈芳上人歸三塔〉<sup>69</sup>（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一月）

秀水西頭久閉關，偶然飛錫出塵寰。調心亦復聊同俗，習定由來不在山。

<sup>64</sup> 此文收錄在明黃泗〈移易風俗申文〉末，見〔清〕孔興浙等修，孔衍倬等纂：〈明申文〉，《興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6，頁651。

<sup>65</sup> 〔清〕蔣敘倫等修，蕭朗峰等纂：〈名宦〉，《興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22，頁691-692。

<sup>66</sup> 見《明鄉賢王御史遺事》，收錄在〔清〕胡曠輯：〈祭文〉，《興寧先賢叢書》（香港：興寧先賢叢書校印處，1958年），卷1，頁3。

<sup>67</sup> 見〈補傳・擬補王性之先生傳略〉，同前註，卷1，頁9。

<sup>68</sup> 「（公）冒暑疾作，死於軍。陽明哭之慟，如失左右手，解衣為殮，為文祭之。」見〔明〕劉熙祚修，李永茂纂：〈獻紀・崇祀鄉賢列傳〉，《興寧縣志》卷4，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44冊，頁509。

<sup>69</sup> 此詩已見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005年第8期，頁245。

秋晚菱歌湖水闊，月明清磬塔窗閒。毘盧好是嵩山笠，天際仍隨日影還。  
「芳上人」應指「范嗣芳」，沈懋孝〈鬱秀道觀重建殿宇門廡新碑記〉云：「余總卯誦讀於此，頗聞道士范嗣芳逮事陽明王先生，言其避瑾璫之難，潛跡此殿後者，三載後，江右定逆藩之事，還師過此，經宿乃去。」<sup>70</sup>《年譜》云：「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十一月，返江西。」故可以推知此詩應作於正德十四年九月至十一月間。

37. 〈夜宿白雲堂〉<sup>71</sup>（正德十四年九月間）

春園花竹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時。天迴樓臺舍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  
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鳥鵠遶枝飛。  
此詩與陽明另一詩〈泛湖上天竺〉同收錄《杭州上天竺講寺志》中，而〈泛湖上天竺〉則與《全集》本〈西湖〉一詩內容相同，由此可知，此詩應作於同時，也就是陽明將獻俘南都，道經錢塘之時，即正德十四年九月間。

38. 〈泊金山寺〉<sup>72</sup>（正德十四年九月間）

水心龍窟只宜僧，也許詩人到上層。江日迎入明白帽，海風吹醉掖枯藤。  
鯨波四面長疑動，鼇背千年未足勝。王氣金陵真在眼，坐看西北亦誰曾。  
《全集》本有〈泊金山寺〉二首，且韻腳與此詩同，可知作於同時。《全集》本又於詩首註云：「十月將趨行在。」故可知時間為正德十四年九月間。

39. 〈獻俘南都回還登石鐘山次深字韻〉<sup>73</sup>（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後）

<sup>70</sup> 見〔明〕羅核修，黃承昊纂：〈寺觀・鬱秀道觀〉，《（崇禎）嘉興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卷7，頁292。

<sup>71</sup> 〔明〕釋廣賓：〈詩文紀述品〉，《杭州上天竺講寺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卷14，頁7。

<sup>72</sup> 〔明〕釋圓濟：《金山集》卷1，收入《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7冊，頁754。

<sup>73</sup> 〔明〕王恕輯，沈詔增刪：〈五言絕句〉，《石鐘山集》卷1，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第75冊，頁631；此詩刻在下石鐘山，在縣北一里許。見〔清〕范之煥等修，陳啟禧等纂：〈地輿志・山川〉，《湖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頁73及〈地輿志・古蹟〉，卷1，頁144。

我來扣石鐘，洞野釣天深。荷蕡山前過，譏予尚有心。

《湖口縣志》云：「王守仁……正德十四年，擒宸濠，獻俘南都，還登石鐘山，次邵文莊深字韻，賦詩鐫於白雲洞。」<sup>74</sup>又《年譜》云：「（正德十四年）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維揚，群奸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故此詩應作於十一月後。

#### 40. 〈石屋山〉<sup>75</sup>（正德十五年二月至九月間）

雲散天寬石徑通，清飈順上最高峰。遊仙軒古蒼苔合，伏虎岩深菉草葑。

丈室尋幽無釋子，半嶠呼酒喚奚童。憑虛極目千山外，萬井江南一望中。

#### 41. 〈石溪寺〉<sup>76</sup>（正德十五年二月至九月間）

杖錫飛身到赤霞，石橋閒坐演三軍。一聲野鶴波濤起，仙風吹送寶靈花。

前詩名為筆者所擬。《年譜》云：「（正德十五年二月）是月，還南昌。……（六月）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火秀宮<sup>77</sup>。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九月，還南昌。」而新淦縣正位於南昌至吉安路上，故此二詩應作於正德十五年二月至九月間。

#### 42. 〈雲騰飈馭祠〉<sup>78</sup>（正德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玉笥之山仙所居，下有玄窟名雲儲。人言此中感異夢，我亦因之夢華胥。

碧山明月夜如畫，清溪涓涓流階除。地靈自與精神冥，忽入清虛覩真境。

<sup>74</sup> 范之煥等修，陳啟禧等纂：〈遊覽〉，《湖口縣志》，卷 16，頁 1245-1246。

<sup>75</sup> 「石屋山，治東北七十里，巉石如屋，闊可三丈，中有石山，雨暘，禱之輒應」見〔清〕董謙吉、李煥斗等纂：〈輿地志下・山川〉，《新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卷 2，頁 112。

<sup>76</sup> 同前註。

<sup>77</sup> 此宮名應為大秀宮，「大秀宮，東四都，玄縣四十里，在玉笥山之麓，其上有天王閣，在山腰又有羅浮菴」見〔清〕佟國才修，謝錫藩等纂：〈祠廟〉，《峽江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卷 4，頁 122。

<sup>78</sup> 同前註，頁 108。

貝闕珠宮眩凡目，鸞輿鶴輶分馳騁。金童兩兩吹紫簫，玉笥真人坐相並。  
笑我塵寰久污濁，胡不來遊陵倒景。覺來枕席尚煙霞，乾坤何處眞吾家。  
醒眼相看世能幾，夢中說夢空咨嗟。

《年譜》云：「（正德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且《全集》有〈火秀宮和一峰韻〉三首，而雲騰飈馭祠即在玉笥山元陽峰下，又名雲儲洞<sup>79</sup>，故可知此詩作於正德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左右。

#### 43. 〈遊南岡寺〉<sup>80</sup>（正德十五年六月）

古寺迴雲麓，光含遠近山。苔痕侵履濕，花影照衣斑。  
宦況隨天遠，歸思對石頑。一身惕夙夜，不比老僧閒。

#### 44. 〈過安福〉<sup>81</sup>（正德十五年六月）

歸興長時切，淹留直到今。含羞還屈膝，直道愧初心。  
世事應無補，遺經尚可尋。清風彭澤令，千載是知音。

以上二詩皆收在吉水、安福兩縣志中，而陽明經過二地之機會，只有撫贛及平宸濠之亂後。前詩云：「宦況隨天遠，歸思對石頑。」後首云：「歸興長時切，淹留直到今。」可以確知在平宸濠之後，因為陽明曾三上奏疏，要求回鄉省葬不果，故常懷歸鄉之心。而《年譜》云：「（正德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游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是月至贛。」故二詩應作於正德十五年六月。

#### 45. 〈春暉堂〉<sup>82</sup>（正德十五年）

春日出東海，照見堂上萱。遊子萬里歸，班衣戲堂前。  
春日熙熙萱更好，萱花長春春不老。森森蘭玉氣正芳，翳翳桑榆景猶早。忘

<sup>79</sup> 「雲騰飈馭祠，新舊郡志載在玉笥山元陽峰下，又名雲儲洞，唐吳世雲為吉州刺史，棄官絜家修道元陽峰下，道成，舉家飛昇。」同前註。

<sup>80</sup> 〔清〕周樹槐等纂修：〈藝文・詩〉，《吉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31，頁2131；又：「南岡寺，在邑東山，即古孝義寺。」見〈寺觀〉，卷30，頁2028。

<sup>81</sup> 〔清〕王謙言纂，黃寬、劉學渝修：〈詞翰・詩〉，《安福縣志（下）》，卷8，頁86-87。

<sup>82</sup> 徐用檢修：〈古蹟〉，《蘭谿縣志》，卷6，頁527。

憂願母長若萱，報德兒心苦於草。君不見，柏臺白晝飛清霜，到處草木皆生光。若非堂上春暉好，安能肅殺迴春陽。

此堂為唐龍所建，董玘〈春暉堂記〉：「予友侍御蘭谿唐君嘗作堂為奉母之所，名之曰春暉之堂，而求記于予。」<sup>83</sup>《明史》：「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於同縣章懋，登正德三年進士。」<sup>84</sup>《全集》收有〈復唐虞佐〉及〈與唐虞佐侍御〉二文。陽明在〈與朱守忠〉中說到：「虞佐相愛之情甚厚。」足見兩人關係匪淺。不過兩人之學術立場不同，如《年譜》云：「（正德十五年）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龔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故此詩應作於正德十五年。

#### 46. 〈寄汪仁峰二〉<sup>85</sup>（正德十五年閏八月）

遠承教札，兼示〈閑闊辯〉，見執事信道之篤，趨道之正，喜幸何可言。自周、程後，學厖道毀，且四百餘年，逃空寂者，聞人足音，跫然喜矣！況其親戚平生之歡乎？朱、陸異同之辯，固守仁平日之所召尤速謗者。亦嘗欲為一書，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亦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使具眼者自擇焉！將二家之學，不待辯說而自明矣。近門人輩刻之雩都，士夫見之，往往亦有啓發者。今復得執事之博學雄辭，闡揚剖析，烏獲既為之先登，懦夫益可魚貫而前矣。喜幸何可言！辱以〈精舍記〉見委，久未奉命，此誠守仁之罪也。悚仄！悚仄！然在向時雖已習聞執事之高名，知所景仰，而於學術趨向之間，尚有未能盡者，今既學同道合，同心之言，其容已乎？兵革紛擾中，筆札殊未暇，〈乞休疏〉已四上，期在必得，不久歸投山林，當徐為之也。盛价立俟回書，拙筆草草，未盡扣請，伏惟為道珍愛，寓虔病生王守仁頓首啓。

信名為筆者所擬。此文應作於正德十五年八月之時，因為信中說到：「〈乞休疏〉已四上。」考《年譜》云：「（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

<sup>83</sup> [明]董玘著，唐順之選：〈記〉，《中峰文選》（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卷2，頁8b。

<sup>84</sup> 張廷玉等：〈列傳第九十〉，《明史》，卷202，頁5327。

<sup>85</sup> 汪循：〈外集·書〉，《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頁596-597。

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又之後汪循亦有回信<sup>86</sup>，信中針對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提出四點質疑。

#### 47. 〈和理齋同年浩歌樓韻〉<sup>87</sup>（正德十六年六月—八月）

長歌浩浩忽思休，拂枕山阿結小樓。吾道蹉跎中道止，蒼生困苦一生憂。

蘇民曾作商家雨，適志重持渭水鉤。歌罷一篇懷馬子，不思怒後佐成周。

詩中云「歌罷一篇懷馬子」，可見此「理齋同年」應姓馬，而陽明同年中姓馬的有馬龠（四川）、馬清（河北）、馬溥然（四川）、馬驥（山西）及馬昊（陝西寧夏），且詩中又說到「適志重持渭水鉤」，所以應指馬昊，《明史》云：「馬昊本姓鄒，字宗大，寧夏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御史。正德初，遷山東僉事，坐累謫真定推官，境內數有盜，昊教吏士習射，廣設方略，盜發輒獲。再坐累，謫判開州，真定吏民伏闕請留，乃免。遷四川僉事。」<sup>88</sup>此後馬昊一直於四川任職，並未往外地任官。然馬昊於正德十六年四月被十三道監察御史論劾，並得旨致仕，後又於同年十一月被逮至京下獄<sup>89</sup>，故其與陽明最有可能見面的機會，應屬此時，而陽明於此年六月間奉旨進京，由南昌出發，道經錢塘，但隨後得旨，准令歸省，於八月至越，所以兩人有可能相見於廣信府弋陽。且此詩中有云：「不思怒後佐成周。」明白地反應馬昊當時的處境，故此詩應作於正德十六年六月至八月間。

#### 48. 〈陽明山人餘姚王公守仁春日宿寶界禪房賦〉<sup>90</sup>（正德十六年六、七月）

晴日落霞紅蘸水，杖藜扶客眺西津。鶯鶯喚處青山曉，燕燕飛時綠野春。

<sup>86</sup> 同前註，卷 5，頁 248-250。

<sup>87</sup> 〔清〕俞致中等修，汪炳熊等纂：〈藝文・文徵〉，《弋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卷 13，頁 1560-1561。

<sup>88</sup> 張廷玉等：〈列傳第七十五〉，《明史》，卷 187，頁 4966。

<sup>89</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世宗實錄〉，《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1，頁 50-51；卷 8，頁 295-296。

<sup>90</sup> 〔明〕沈朝宣：〈寺觀・寶界寺〉，《仁和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卷 12，頁 194。又：「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峰；宋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見〔明〕田汝成：〈南山分脈城外勝蹟・佛刹〉，《西湖遊覽志》卷 19，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5 冊，頁 247。

明月海樓高倚徧，翠峰煙寺遠遊頻。情多謾賦詩囊錦，對鏡愁添白髮新。  
陽明此詩末句「對鏡愁添白髮新」，說明作於晚年，而陽明晚年皆在越，經過杭州府仁和縣的機會，只有與上詩考釋中相同的時間，故此詩應亦作於正德十六年六、七月間。

49. 〈與既白殿下〉<sup>91</sup>（正德十六年八月後）

侍生王守仁頓首拜

既白賢先生宗望

向者有事西江，久知賢橋梓親賢樂善有年，茲承手札，所須拙筆，冗冗未暇爲也。幸恕！幸恕！尚容寄奉，不備。

守仁再頓首

此文名為筆者所擬。收信人為朱拱楨<sup>92</sup>（1503-1574後），字茂材，號季白，又號既白，又稱「三洲既白」，別號友蓮，為江西寧藩王之後。《藩獻記》云：「奉國將軍拱楨，字茂材，瑞昌拱柄弟也。博辯儒雅，有智數。嘉靖九年冬，上書請建宗學，并詔宗室設壇壝，行耕桑禮，謹祀典，加意恤刑，後以議禮稱旨，賜褒諭。又嘗捐田白鹿洞，贍來學者，與兄柄并以聲譽致諸貴游子。」<sup>93</sup>信中說到「向者有事西江」，指的是宸濠之亂，故此信應作於陽明歸越之後，也就是正德十六年八月之後。

50. 〈觀善巖小序〉<sup>94</sup>（正德末年）

「善」，吾性也，曰：「觀善。」取《傳》所謂「相觀而善」者也。

《雩都縣志》云：「羅田巖，距縣五里，一名善山。兩旁有巖相通，古稱華嚴禪院，左為『仕學山房』，屋巖下右曰『觀善巖』，陽明先生題筆，邑孝廉何春所闢

<sup>91</sup> [明]朱□□輯：《麗澤錄》卷17，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15冊，頁117。

<sup>92</sup> 蕭鴻鳴編著：《八大山人的王室家學》（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頁74。

<sup>93</sup> [明]朱謀璋：《藩獻記》卷2，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9冊，頁762。

<sup>94</sup> 此序收錄明何春〈觀善巖記〉後，見〔清〕李祐之等修、易學實等纂：〈紀言·記〉，《雩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4，頁806。

也。」<sup>95</sup>而何春為陽明門人，《雩都縣志》云：「何春，字元之，廷仁兄，弘治甲子(1504)舉人。……及王公守仁開府虔南，春謂弟廷仁曰：『此孔、孟嫡派也，吾輩當北面矣！』乃偕弟師事焉！」<sup>96</sup>故可知此序應作於正德末年。

### 51. ※〈贈蔣澤〉<sup>97</sup>(正德末—嘉靖初)

平生心迹兩相奇，誰信雲臺重釣絲。性僻每窮詩景遠，身聞贏得鬢霜遲。  
詩名為筆者所擬。《餘姚縣志》云：「蔣澤，字鐵松，治禮經，性行高潔，不樂仕進，肆力稽古，以詩鳴，通曉天文雜術等書。然脫落世故，惟與善詩者日夕唱和。」<sup>98</sup>又蔣澤治《禮》，與陽明家學相同。按照〈蔣澤傳〉在《餘姚縣志》中的位置，此文估計是陽明晚年居越時所作。

### 52. 〈回劄〉<sup>99</sup>(嘉靖二年十二月)

孤子王守仁稽願，疏復司空董山老先生大人鄉丈執事

守仁罪逆深至，去歲已卜葬先考矣！不意乃有水患，今冬復改卜。方茲舉事，忽承手教，與獎過渙！寵然委使敘所著述，感怍惶悚，莫知所措，懵懵未死之人，且不知有天地日月，又足以辨此乎？雖然雅頌之音、韶英之奏，固其平生所傾渴者，喪復之後，耳目苟不廢，尚得請與樂章而共習之。其時固不敢當首序之僭，或綴數語於簡末，以自附於吳季子之末論萬一其可也。  
寢人之室，虞有闕落，不可以居重寶，佳集且附使者奉納，冀卜日更請千萬鑒恕，荒迷無次。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孤子守仁稽願上。

厚幣決不敢當，敬返璧，幸恕不恭。倘不蒙見亮，復有所賜，雖簡末數語，亦且不敢呈醜矣！方擬作答，忽頭眩嘔仆，不能手書，輒口占令門人代筆，尤祈鑒恕！

<sup>95</sup> 李祐之等修，易學實等纂：〈輿地・山川〉，同前註，卷1，頁109。

<sup>96</sup> 李祐之等修，易學實等纂：〈鄉賢・理學〉，同前註，卷9，頁523。

<sup>97</sup> [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列傳十二〉，《餘姚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23，頁615。

<sup>98</sup> 同前註。

<sup>99</sup> 此文收錄在〔明〕李堂：〈附錄〉，《董山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4冊，頁339。

李堂，字時升，鄞縣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有《董山集》<sup>100</sup>。

### 53. 〈寄楊廷和書二〉<sup>101</sup>（嘉靖三年十月後）

古之大臣不薦士，人皆責之，文侯之擇相，以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爲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平、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克顛隣，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平，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恬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情，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

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古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清莫得，以下同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鼎覆餗之兇，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惇卜，則我之仇尚友之云。臣願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爲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仕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爲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爲敗。夫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電毀瓦甕，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電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

<sup>100</sup> 見〔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 29，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9 冊，頁 751。

<sup>101</sup> 張萱：〈宰相上〉，《西園聞見錄》，卷 26，頁 2454-2456。

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奸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暗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爲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頽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悖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取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賚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遐荒疎逖糞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鑕之誅，區區之意，以爲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

信中說到：「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悖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而楊一清入內閣時間有二，一是正德十年閏四月至十一年八月，二是嘉靖四年十一月至八年九月；又石瑤入內閣的時間是嘉靖三年五月至六年八月，所以寫信的時間應是嘉靖三年五月至四年十一月。信中又云及：「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查《明實錄》：「（嘉靖三年九月）丙子，以更定大禮尊稱詔諭天下。……是日，上御奉天殿頒詔，詔曰：『……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体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於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sup>102</sup>信中又說及「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更可確定此信應寫於嘉靖三年十月之後。不過，楊廷和已於嘉靖三年二月致仕。

<sup>102</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世宗實錄〉，《明實錄》，卷 43，頁 1119-1121。

54. 〈登峨嵋歸經雲門〉<sup>103</sup>（嘉靖四年）

一年忙裏過，幾度夢中遊。自覺非元亮，何曾得惠休。

亂藤溪屋邃，細草石池幽。回首俱陳蹟，無勞說故丘。

陽明為董漘所作〈從吾道人記〉云：「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倘佯於雲門、若耶、鑒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故此詩應作於嘉靖四年之後。

55. 〈與聶雙江先生書〉<sup>104</sup>（嘉靖五年二月十日）

遠承手教，推許過情，悚怍何可當？兼承懇懇衛道之誠，向學之篤，其為相愛，豈有既耶？感幸！感幸！

道之不明，幾百年矣！賴天之靈，偶有所見，不自量力，冒非其任，誠不忍此學昧昧於世，苟可盡其心焉，雖輕身捨生，亦所不避，況於非笑詆毀之微乎？夫非笑詆毀，君子非獨不之避，因人之非笑詆毀而益以自省自勵焉！則固莫非進德之資也。承愛念之深，莫可為報，輒以是為謝。

聞北上有日，無因一晤語可勝懸懸，足下行有耳目之寄矣！千萬為此道此學珍攝，以慰交遊之望。二月十日，守仁頓首。

聶雙江為聶豹（1487-1563，字文蔚，永豐人），陽明弟子，《年譜》云：「（嘉靖五年）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又聶豹在〈啟陽明先生〉中云：「逖違道範，丙戌之夏，迄今兩易寒暑矣！」<sup>105</sup>由此可知，陽明與聶豹相見於夏天。但此信則是作於未見面之前，時間為二月十日。從信中內容可以知道聶豹與陽明會面之前，是有書信往來的，只不過未能留存於聶豹文集之中。

56. 〈留題金粟山〉<sup>106</sup>（嘉靖初年）

<sup>103</sup> [明]張元忭：〈皇明詩〉，《雲門志略》（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卷5，頁281。

<sup>104</sup> [清]王建中等修，劉繹等纂：〈藝文·書〉，《永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35，頁2413-2414。

<sup>105</sup> 吳可為整理：《聶豹集》卷8，收入《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冊，頁233。

<sup>106</sup> [明]董穀纂修：〈藝文·詩〉，《續澈水志》（上海：中國書店，1992年），卷9，頁561。

獨上高峯縱遠觀，山雲不動萬松寒。飛堦溜碧雨初歇，古澗流紅春欲闌。  
佛地潛移龍窟小，僧房高借鶴巢寬。飄然便覺離塵世，萬里長空振羽翰。  
此詩與《全集》本內的〈書扇贈從吾〉與〈寄題玉芝庵〉同收錄在董穀所編撰的《續澈水志》中，故作此詩的時間應與二詩相近，二詩分別作於嘉靖三年及五年，故此詩應作於陽明居越之時。

57. 〈大中祥符寺〉<sup>107</sup>（無確定年代）

飄泊新從海上至，偶經江寺聊一遊。老僧見客頻問姓，行子避人還掉頭。  
山水於吾成痼疾，險夷過眼真蜉蝣。爲報同年張郡伯，煙江此去理漁舟。

58. 〈恭弔忠毅夫人〉<sup>108</sup>（無確定年代）

夫人興廢蚤知幾，堪歎山河已莫支。夜月星精歸北斗，秋風環珮落西池。  
仲連蹈海心偏壯，德曜投山隱未遲。千古有誰長不死，可憐羞殺宋南兒。

59. 〈晚泊石門〉<sup>109</sup>（無確定年代）

風雨石門晚，停舟問舊游。煙花春欲盡，惆悵繞溪頭。

60. 〈四皓論〉<sup>110</sup>（無確定年代）

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爲高，則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豈屑屑于辭禮之慇懃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待行道而後

<sup>107</sup> [清] 姚寶煃修，范崇楷等纂：〈寺觀〉，《西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44，頁1631。「大中祥符禪寺」在府治西北，頁1630。

<sup>108</sup> [清] 王彬修，朱寶慈等纂：〈藝文・詩賦〉，《江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11，頁1552-1553。忠毅夫人為宋徐應鑣妻方氏，《江山縣志》云：「咸淳末，勸應鑣歸，欲椎髻練裳以從。應鑣曰：『朝廷養士三百年，豈可效巢、由高蹈。』氏曰：『觀宋氏將亡，不忍見也。』遂做短歌以明志，投後園瑞蓮池以死，應鑣葬之西湖八盤嶺。明正德時，追贈忠毅夫人。」〈列女・節烈〉，卷10，頁1123。

<sup>109</sup> [清] 嚴辰等纂修：〈疆域上・石門鎮〉，《桐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1，頁41。

<sup>110</sup> 收錄在〔清〕張英、王士禎等奉敕纂：〈人部五十・隱逸六〉，《御定淵鑑類函》卷291，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89冊，頁527-529。

出，出者既輕，成者又小，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况斯時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爲乎？羽翼太子，眞四皓也，亦烏足爲四皓哉！昔百里奚有自鬻之誣而其事無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無可稽，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之初，羣英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犬豕依人，資其餉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眾人皆愚而四皓獨智，鷹隼高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頓頑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于前而愚於後，決于中年知幾之日，而昧于老成經鍊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四皓之隱，其爲巢、由乎？其爲伊、葛乎？將爲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爲伊、葛乎，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高，下流爲希利無恥之行，以四皓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爲。况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使之者呂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爲太子死。」斯言誠出之口，則善罵之君猶存也，四皓何爲而來也哉？若果爲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何爲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趨道路，爲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惡者乎？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曰四皓亦不出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遜世之人，一旦欣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答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詆議邪？

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眞四皓也，乃子房爲之也。夫四皓遜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刼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鬚鬚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誣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昔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況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寬裕者常公，出于銳計者常詐，用詐而爲之刼者，此又子房用計

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爲太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

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綺季皓首以逃贏。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爲遜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况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爲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識其貽罪于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者，亦終與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足取哉？

#### 61. 〈雲巖〉<sup>111</sup>（無確定年代）

巖高極雲表，溪環疑磬折。壁立香爐峰，正對黃金闕。

鐘響天門開，笛吹巖石裂。掀髯發長嘯，滿空飛玉屑。

#### 62. 〈庭訓錄序〉<sup>112</sup>（無確定年代）

古人所有教其子者，不外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後世文詞以爲功，機械以爲智，巧利以爲能，浮夸以爲美，父以是爲能訓，子以是爲善承，蓋與古人之教，相背而馳矣！亦何怪人心之日壞，而風俗之日渝乎！吾友侍御楊君景瑞，獨能以是訓其子，亦庶幾乎古人之意矣！爲楊氏之子若孫者，果能沿是而進勉不已，雖爲聖賢，可也。君之子思元從予遊，暇中持斯冊來視，因爲識數語歸之。

<sup>111</sup> [明]魯點編：〈五言古詩〉，《齊雲山志》卷4，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冊，頁363。又：「留雲巖，在華林塢。」見〈山水〉，卷1，頁74。又《齊雲山志》云：「王陽明……正德間，游雲巖，左司馬汪南明公〈文昌閣記〉特表彰之。」見〈名賢〉，卷1，頁102-103。

<sup>112</sup> 見饒宗頤編集：〈藝文志・子部〉，《潮州志匯編》（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頁1180。

此為陽明為其友楊璵所作，《潮州府志》云：「楊璵，字景瑞，揭陽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性剛方，慷慨有大節。師事白沙，與陽明友善，講究正學。」<sup>113</sup> 陽明與楊璵相識於南京，陽明曾為其作〈謹齋記〉，而楊璵亦曾推薦陽明為國子祭酒。

### 63. 〈仲春遊焦山〉<sup>114</sup>（無確定年代）

倚雲東望曉溟溟，江上諸峰數點青。漂泊轉慚成竊祿，幽棲終擬抱殘經。  
巖花入暖新凝紫，壁樹懸江欲墮青。青水特深埋鶴地，又隨斜日下江亭。

### 64. 〈遊焦山次邃庵韻〉<sup>115</sup>（無確定年代）

長江二月春水生，坐沒洲渚浮太清。勢挾驚風振孤石，氣噴濁浪搖空城。  
海門青占楚山小，天末翠飄吳樹平。不用凌飈躡圓嶠，眼前魚鳥盡同盟。

### 65. 〈雨中登焦山有感〉<sup>116</sup>（無確定年代）

扁舟乘雨渡春山，坐見晴沙漲幾灣。高宇墮江撐獨柱，長流入海扼重關。  
北來宮闕參差見，東望蓬瀛縹渺間。奔逐終年何所就，端居翻覺愧僧閒。

### 66. 〈送啟生還丹徒〉<sup>117</sup>（無確定年代）

乃知骨肉間，響應枹鼓然。我里周處士，伏枕逾半年。  
靡神罔不禱，靡醫罔不延。巫覡與藥餌，抱石投深淵。  
懿哉膝下兒，兩丱甫垂肩。惶惶憂見色，迫切如熬煎。  
袖中剗臂肉，裸糜進牀前。一餐未及已，頓覺沈疴痊。  
迺知至孝德，誠能格蒼天。我聞古烈士，長征負戈鋌。

<sup>113</sup> 郭春震纂修：〈人物志〉，《潮州府志》，卷 7，頁 833。

<sup>114</sup> [明]霍鎮方：〈焦山選詩〉，《京口三山志選補》（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卷 6，頁 1012。

<sup>115</sup> 同前註。

<sup>116</sup> 同前註，頁 1012-1013。

<sup>117</sup> [明]陳仁錫編：〈京口選詩〉，《京口三山志選補》（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壬子四十年原刊本），卷 17，頁 14-15。

苦戰救國難，有軀甘棄捐。守臣禦社稷，一旦離逃遭。  
 白刃加于首，丹心金石堅。忠孝本一致，操守無頗偏。  
 但知國與父，寧復身求全。因嗟閭閻間，孩提累百千。  
 大兒捉迷藏，小兒舞蹁躚。狎恩復恃愛，那恤義禮愆。  
 所以周氏子，舉邑稱孝賢。我知周氏門，福慶流綿綿。  
 作詩警薄俗，冀以薦永傳。

67. 〈題仁峰精舍〉<sup>118</sup>（無確定年代）

仁峰山下有仁人，怪得山中日日春。莫道山居渾獨善，問花移竹亦經綸。  
 山居亦自有經綸，才戀山居却世塵。肯信道人無意必，人間隨地著閒身。

68. 〈寄諸弟〉<sup>119</sup>（無確定年代）

鄉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以爲言，殊切憂念。血氣未足，凡百須加謹慎，弟自聰明特達，諒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論工夫，不知弟輩近來意思如何，得無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所係著，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故必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趨向既端，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薰陶漸染以底於成。弟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縱情肆志而不自覺。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況後學乎？吾平生氣質極下，幸未至於大壞極敗，自謂得於朋友挾持之力爲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誣也。凡朋友必須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己，必不屑就，而日與污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所以猶有堂堂之歎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或不能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以矯流俗汚下之弊。今又日夕相與，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講習討論，惟日孜孜於此而不暇及於其他，正所謂置之莊嶽之間，雖求其楚而不可得矣！守儉弟頗好仙學，雖未盡正，然比之聲色貨財之習，相去遠矣！但不宜

<sup>118</sup> 汪循：〈外集・詩〉，《汪仁峰先生文集》，卷4，頁613。

<sup>119</sup> [清]黃本驥編，蔣瓊校：《明尺牘墨華》卷1，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155冊，頁293-294。

惑於方術，流入邪徑，果能清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爲近之，却恐守文弟氣質通敏，未必耐心於此，閒中試可一講，亦可養身却疾，猶勝病而服藥也。偶便燈下草草，弟輩須體吾言，勿以爲孟浪之談，斯可矣！長兄守仁書。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69. 〈題雁啣蘆圖〉<sup>120</sup>（無確定年代）

西風一夜楚雲秋，千里歸來憶壯遊。羽翼平沙應養健，知君不爲稻梁謀。

詩名為筆者所擬。陽明為陳貴（瓊<sup>121</sup>）作。《歸善縣志》記云：「陳貴，貢仕，終廬州教授。為諸生時，讀書翟夫子舍中，同舍有亡資者，眾疑貴，詬之，貴不校，後獲盜，人始服其量。」<sup>122</sup>

<sup>120</sup> [清]葉適等纂，孫能寬等修：〈耿介〉，《歸善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卷17，頁221。

<sup>121</sup> [清]劉淮年修，鄧掄斌等纂：〈人物·善行〉，《惠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卷38，頁706。

<sup>122</sup> 同前註，頁221。